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

# 七个日本兵在中国

易 水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5 年济南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善良的平民子弟灵魂被迫发生嬗变、沦为法西斯野兽的真实记录。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前夕，一向自称百战百胜的“皇军精锐”关东军为了负隅顽抗，组建了关东军建设团，拟修筑一条“最后防线”，以抵制苏军的毁灭性打击。建设团七名日本官兵大都出身于善良的平民家庭，他们有父母、兄妹、恋人，他们原本都是一些心地纯真的青年；他们本来应该是父母的好儿子，应该成为某一个日本姑娘的好丈夫，成为一个女孩或男孩的父亲。但是他们却进入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在极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摧残下，经过各种令人心惊肉颤、闻所未闻的“教育”，他们原本纯洁善良的灵魂被戕害、扭曲、变异，成为一伙青年法西斯分子。

良心与道德，理想与罪恶，爱情与兽行，建功与作孽……在他们身上并存。当日本法西斯的丧钟敲响之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把自己的头颅放上了法西斯的祭台。

作者对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剖析，读来不禁胆颤心跳……

# 目 录

<b>卷序 大时代降临远东</b> .....	(1)
1 中国男人 .....	(3)
2 夺魂少女银亮的小虎牙 .....	(11)
3 东边道：“关东军的生命线” .....	(19)
4 “集团部落”的恐怖之夜 .....	(25)
<b>卷一 大尉平田一夫</b> .....	(36)
5 “帝国军人中的软蛋” .....	(37)
6 窘境中的将军之梦 .....	(46)
7 毁灭与兽变 .....	(56)
8 野兽的“收藏” .....	(60)
9 惨案中的“勇士” .....	(66)
10 关东军大将的小同乡 .....	(72)
11 超级花魔与末流指挥官 .....	(84)
12 妹妹的胴体 .....	(89)
13 死亡木屋 .....	(102)
<b>卷二 下士官小山江村</b> .....	(114)
14 铡刀下的同胞尸体 .....	(115)
15 血腥的黄昏 .....	(123)
16 军装里面有媳妇 .....	(130)
17 人与狗 .....	(134)
18 西丰孽海 .....	(140)
19 “中国人,不好理解.....” .....	(144)
20 “特殊关照” .....	(149)

<b>卷三</b>	<b>少尉渡边彦清</b>	(158)
21	魔窟：最初的恐惧	(159)
22	扶不起来的末等帝国军人	(167)
23	教授父亲失踪之谜	(170)
24	京都料理与有异味的生鱼片	(178)
25	妓女——细菌试验品	(185)
26	十九岁的陆军少尉	(189)
<b>卷四</b>	<b>上等兵田代加力</b>	(193)
27	大尉对下士官举起军刀	(194)
28	圣洁的裸体美神	(200)
29	异国遇“恋人”	(205)
30	四个人的秘密	(210)
31	北岔血光	(212)
32	十三岁中国男孩的胜利	(216)
33	“鬼子嫖客”	(220)
34	魂惊“花子房”	(221)
<b>卷五</b>	<b>上等兵矢尾效忠</b>	(225)
35	一把军刀换一条胳膊	(226)
36	“大和民族的小英雄”	(231)
37	没有生育能力的父亲和失去祖国的母亲	(235)
38	虐待狂	(239)
39	同性之间的罪恶	(243)
40	受到东条英机称赞的士兵	(246)
41	“满洲剿匪之花”的凋谢	(248)
42	熊口余生	(251)
43	兽性的狂欢与人性的悲剧	(254)

44	大暴动	(257)
<b>卷六</b>	<b>上等兵福田靖三</b>	<b>(260)</b>
45	心脏工程	(261)
46	“大和民族败类的弟弟”	(264)
47	画在活人胸膛上的靶心	(269)
48	“满洲癌肿”	(271)
49	“二鬼子”的想象力	(273)
50	石屋之夜不平静	(277)
51	奇特的死亡方式	(281)
52	伟大的中国头颅	(287)
<b>卷七</b>	<b>二等兵小林光次郎</b>	<b>(292)</b>
53	永远闭不上的眼睛	(293)
54	同情蒋介石还是支持陈嘉庚?	(298)
55	山中笔记	(303)
<b>卷尾</b>	<b>丧钟为一个法西斯时代而鸣</b>	<b>(306)</b>
56	康德皇帝的御辇	(301)
57	惶惑中的疯狂	(311)
58	“精神失常”的未来作家	(317)
59	最后的法西斯	(320)
60	苏军少尉扔掉的故事及其他	(325)

## 卷 序

# 大时代降临远东

启动于1939年9月1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碾过数千万人的鲜血、骨殖和亡魂，吱吱呀呀地驶进了1945年。

1月，苏联红军解放华沙；2月，苏联红军解放布达佩斯；3月，美军陆战队攻上琉璜岛；4月，盟军发动冲绳战役……

5月8日，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

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盟友日本，也已日薄西山——

美国的轰炸机群不停地轰炸日本本土；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已开始全线反攻。在广大的中国战场，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仍在顽强战斗，形势迅速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已经形成局部反攻的态势。

叼着大烟斗的苏联红军统帅斯大林，把目光从欧洲收回来，开始向远东凝眸——

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受命制定出了对日作战计划，根据苏满边境线形态，从三个方向发动突袭，给盘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地打击——从后贝加尔方向和苏联滨海地区实施两个主要方向的突击，从哈巴罗夫斯克西南地区实施辅助性突击，围歼日本战略总预备队、“皇军精锐”关东军。

6月27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向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训令。

自6月下旬开始，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

## 七个日本兵在中国

---

军、3个空军集团军和3个防空集团军,共计150多万苏军,开始向远东集结。

1945年之夏,彻底击溃法西斯的大时代,骤然降临远东

.....

1945年6月底,平田一夫、渡边彦清、小山江村、小林光次郎、田代加力、福田靖三、矢尾效忠等七名日本官兵来到伪满洲国通化省会东侧山中的“关东军建设团”工地。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五十天。

## 1 中国男人

这是一个相当伟岸健壮的中国男人。

他平躺在地上,上身的衣服已被剥掉;手脖子和脚脖子上分别系着绳子,绳子向四周幅射开去,拴在四根红松柱子上,这样,他就被绳子拉成了一个“大”字。他的胸膛和腹部布满了爆起的一指高的血痕,那是刚才由日军少尉渡边彦清用元枣藤子在上面写下的仇恨。中国男人满身血汗,他身下的野草被压平了一大片,刚才一定经过了一场群体施虐与个体反抗的激烈较量。

中国男人的身边站着日军少尉渡边彦清,他的手里紧握着一根并绳粗细的元枣藤子,元枣藤子上沾着丝丝缕缕的血肉。

“你的,说不说?”渡边彦清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元枣藤子。元枣藤子扬起的一瞬间,沾在上面的一根肉条划了一个血红的弧,然后掉在中国男人的脸上。

中国男人用极其不屑的目光望着渡边彦清,又扫了一眼站旁边的其他两个日本兵。他的目光里充满巨大的轻蔑。俄顷,中国男人把目光投向苍茫高远的天空。

渡边彦清被中国男人的蔑视激怒了。他的眼睛里放射出

一种绿荧荧的光。“你的不说？”说字未完，渡边彦清手中的元枣藤子已经带着风声落在了中国男人暴露无遗的腰上。元枣藤子抬起的同时，那蛇一样的印痕，立刻在中国男人的腹部暴起。

中国男人紧咬着嘴唇，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蚯蚓般向腮边爬去。

他的目光里依然充满巨大的轻蔑。

渡边彦清的脸有点变形。

“会让你说话的。”渡边彦清说着换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来到中国男人的左侧，这时，被绳子拉成“大”字的中国男人的裆部便最大限度地暴露在渡边彦清的攻击点上了。此时正置夏季，中国男人只穿着单衣单裤。渡边彦清举起元枣藤子向中国男人的裆部狠命抽去……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呻吟，中国男人使劲抽搐了一下，但因绳子拉得太紧，他身体抽搐的幅度极小，随即他便昏死过去了。

这是数年前因被日军焚烧而破败的一处房基地，它的土墙早已坍塌，屋地上长满青草，只有兀立的四根红松柱子擎着房山与屋梁，房盖早已没了，是一个空房架子。

时值正午，阳光金粉般筛落下来，铺天盖地，四周绵延起伏波浪叠涌的群山，在阳光下反射出翡翠般的光芒。

望着昏死过去的中国男人，手握元枣藤子的渡边彦清一时手足无措。

“渡边君，需要帮忙吗？”站在旁边的上等兵福田靖三走到渡边彦清身边问道。

渡边彦清头也没回，大声喝道：“上等兵福田靖三！”

“哈依！”

“应该叫少尉指挥官！”

“哈依！”上等兵福田靖三啪地一个立正，“少尉指挥官，需要我做什么？”

渡边彦清说：“拿水来。”

“哈依！”福田靖三转身提水去了。

在凉水的刺激下，中国男人恢复了神智，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你的，说不说？”渡边彦清手中的元枣藤子在空中划着弧线。

中国男人的眼睛里依然充满不屑的神色：“你们，快完了。”话说得虽然吃力，但却异常平静，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态。

“是真正的男人。”渡边彦清有点敬佩地自语了一句，有些无奈。

“渡边君，不，少尉指挥官，支那人怕这个……”

上等兵福田靖三用一片阔叶垫着手，从旁边的草丛里采来一大把蚕麻子，然后讨好地对渡边彦清说。

渡边彦清笑了。

“上等兵福田靖三，看你的了。”

“哈依！”

福田靖三依旧用阔叶垫着手，拈起两棵蚕麻子在中国男人的眼前晃了晃：“你的，可知道这是什么的干活？”

中国男人看清了福田靖三手里的东西，身子不由得一阵悸动。蚕麻子是长白山区的一种草本植物，它通体布满蜂尾般

的刺芒与毒素，只要一与人的肌肤接触，便痒痛无比，皮肤表层立刻暴起一片片红色斑疹，是一种巨毒植物。

“你的，说不说？”福田靖三将手中的蜚麻子停到距中国男人下颌一公分的地方，然后停住手问道。中国男人闭上了眼睛。

福田靖三把蜚麻子触到了中国男人的脖子上。中国男人的脖子使劲一阵颤动，同时他的牙齿深深地嵌进了自己的下唇。福田靖三并不气馁，手中的蜚麻子从中国男人的下颌开始徐徐下移，在他的胸膛上轻轻划动起来。中国男人的身体便不停地抽搐、痉挛。在蜚麻子经过的地方，水红色的斑疹成片成片地暴起，形成一些不规则的图案。

“你的，说还是不说？”福田靖三停住了手，但他手中的蜚麻子并没有离开中国男人的胸膛。中国男人不停地抽搐着，他的嘴唇上的血丝已经变成了血流。但福田靖三从中国男人眼中看到的，仍然是那种极度的轻蔑。

福田靖三手中的蜚麻子开始在中国男人的胸膛上疯狂地划动起来，水红色斑疹大片大片地出现，很快就覆盖了中国男人的整个胸膛和腹部。中国男人抽搐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他嘴唇上的血流飞快地流向他的两腮……福田靖三在中国男人的胸膛和腹部上疯狂地划动了一会儿，见中国男人仍不开口，便猛地将手中的蜚麻子移到中国男人的脸上，又开始疯狂地划动起来。中国男人终于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中国男人的眼睛已经红肿不堪，只有一条缝儿了，他的整个脸部全都红肿起来。

福田靖三见状，扔下手中的蜚麻子，撕开中国男人的裤

子，扯下来扔在一边。这样，中国男人就完全赤身裸体了。

福田靖三又拿起了一把蚕麻子。

福田靖三突然把蚕麻子伸向了在中国男人早已被渡边彦清用元枣藤击伤的下身……

“噢——”

中国男人又从胸腔里发出了一声更加沉闷的声响。这不是屈从与求饶，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对暴虐与痛苦的顽强抵抗！中国男人很快又昏了过去。福田靖三手中的蚕麻子在中国男人的下身疯狂地戳动了一会儿，又在他的臀部、大腿和小腿上划动起来。

通体红肿的中国男人再次被凉水激醒。

“说不说？”福田靖三大声问道。中国男人的目光从窄小的眼皮缝里顽强地探出来，钢针般刺向对手，然后用巨大的沉默做了回答。

“八格——”伴随着一声狂喊，站在边上围观的另一个日本兵挺着刺刀冲上前来，准备将中国男人刺死。

“上等兵田代加力！”渡边彦清大声制止道，“不能让这个支那人死。”

田代加力已经开始发作的疯狂没有能够泄出，怏怏不快地说：“支那人不说出他的同伙，为什么不杀死他？”

渡边彦清不理睬悻悻然的田代加力，沉思片刻，从腰间抽出了指挥刀。

中国男人赤身裸体，虽然被蚕麻子蜇得浑身红肿，但健壮发达的胸肌依然向外闪射着一种力量的光彩和魅力；双臂被绳子伸向两边，从而使他的肱二头肌也愈发显得硕大。渡边彦

清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中国男人的凸起的肌肉上，他的嘴角上露出了笑容。日本钢铸打的军刀在初夏的阳光里闪射出一道转瞬即逝的眩目的寒光。渡边彦清右手握刀，用左手指轻轻拭了拭刀锋，又放在眼前眯起眼看了一会儿，然后举起刀来，啪啪地拍打着中国男人隆起的胸大肌。渡边彦清一边拍打，一边用眼盯住中国男人的眼睛。中国男人从眼缝里露出的细小的目光依然充满不屑。

“真正的男人的干活！”

渡边彦清说完，把刀尖放在中国男人的胸大肌下沿上，开始向上用力，而他的眼睛却一直盯住中国男人的眼睛。刀尖开始进入中国男人的皮肤，然后进入肌肉，刀锋切割皮肉的声音清脆地响在中国男人和正在行刑的渡边彦清的耳朵里。当刀尖进到一寸深的时候，渡边彦清停止了用力，他的手腕一拧，血便从中国男人的胸大肌里忽地一下涌出来，流向肋边。中国男人细小的目光依然如故，它的深处蕴含的是一种种族的伟大和人性的尊严。

渡边彦清从中国男人的目光中读到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一种坚硬无比、不可战胜的东西，那是一个民族的顽强、坚毅与信心。渡边彦清心中一颤，握刀的手继续用力向前，军刀一颤一颤地向中国男人的胸大肌中心钻去，终于从胸大肌上沿露出了刀尖。渡边彦清又一用力，嚓地一下，刀体完全穿透了中国男人的胸大肌。

“你，你们……快……完了。”中国男人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平静地说。

渡边彦清猛地一挥胳膊，刷地一声，军刀从中国男人的胸

大肌中闪出——那片胸大肌已被渡边彦清削透一半，鲜血忽地喷溅而出，染红中国男人的整个前胸，溅起一股血柱喷到了渡边彦清的脸上。渡边彦清闭了一下眼睛，抬起左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他的整个脸上便涂满了红色。渡边彦清伸出舌头舔了舔溅到嘴角上的血，发出一声怪笑，将军刀的刀锋伸进了中国男人胸大肌上的刀口之中，朝着相反的方向一挥手臂，那片胸大肌便刷地一声落到了地上。

中国男人再次从胸腔里发出一声低沉的痛楚之声，身体微微悸动了一下。

渡边彦清弯腰拾起被他割下的中国男人的胸大肌，放在手掌上，那块肉竟然还在勃勃跳动！渡边彦清把玩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块胸大肌穿在了军刀的刀尖儿上，挑到了中国男人的眼前，说：“你的，可知道，这是什么肉的干活？”

中国男人依然紧咬着嘴唇，眼睛里喷射着火焰，但他没有呻吟与叫喊，而是报以极大的沉默与鄙视。渡边彦清凝视着中国男人，他举着军刀的手不由自主地悸动了一下。渡边彦清后退了半步，旋即把军刀尖上的中国男人的胸大肌取下来，拿在左手里，右手又把军刀伸向了中国男人的另一片胸大肌，以同样的方式和力度，将胸大肌削了下来。

中国男人又一次昏了过去。渡边彦清用军刀拍打了几下中国男人被鲜血染红的腹部，见中国男人已昏死过去，他便把中国男人的两片胸大肌合在一处，从近处的草丛里采下一片大叶子，将肉放在里面，托在手上。

“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渡边彦清自语道。

“不，他不是！真正的男人是我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

的官兵！他是支那猪，是一头支那猪！”刚才就想刺杀中国男人被渡边彦清制止了的上等兵田代加力大声叫喊着冲上前来，挺着枪刺使劲向中国男人的下身连刺数刀，随即掉转枪刺，刺进了中国男人的胸膛。

渡边彦清见状，大声叫道：“上等兵田代加力！”

“哈依！”田代加力啪地一个立正。

“谁命令你杀死他的？”渡边彦清铁青着脸问。

田代加力一脸愤愤然，说：“渡边君……”

“混蛋！我是指挥官！”渡边彦清啪地一个耳光甩过去，田代加力的脸上立刻暴起了五个血红的指印。

“哈依！可是，指挥官，我们不能长支那人的志气，灭帝国皇军的威风……”

“混蛋！我是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渡边彦清说着，又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在田代加力的另一侧的脸上印上了五个红色指印，两边恰好对称！

“哈依！”田代加力立正站在原地，再未多言。

中国男人身体的四周全是鲜血。他那两片山丘般隆起的胸大肌已经消失，浑身肿起一指多厚的一层斑疹，现在几乎全被鲜血覆盖；他的下唇已被自己的牙齿咬穿，身体又抽搐了几下后，不动了。

中国男人死了。

“他赢了。”渡边彦清望着死去的中国男人，声音低缓地自言自语地道。

“渡边指挥官，我觉得您不该这样说……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永远不会被人打败的！”刚才用蚕麻子折磨中国男人未

能奏效的上等兵福田靖三极为小心地说。

渡边彦清满脸怒气，又扬起了手臂，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掌没有落在福田靖三的脸上，而是缓缓地收了回来。

“上司有命令，不准再轻易地杀死满洲人，包括在满洲地界的支那人。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他们……”渡边彦清面色铁青，一字一顿地说。

渡边彦清等日本官兵见中国男人已死，便向他们的宿舍走去。

## 2 夺魂少女银亮的小虎牙

关东军大尉平田一夫被站在二十米以外的一个中国少女的姣好容貌和婀娜身姿惊得目瞪口呆。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一丝涎水小溪般流下他宽大的嘴角。他好久不曾见过这般美丽的女子了。若不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他不会用这么多的时间只用色迷迷的眼睛去接触对方，他早就会饿狼般扑上去了。

那少女上身穿一件水红色短袖衫，站在一块相对平坦、长满野草的荒地里。少女的下身穿一条裤腿很肥的半新蓝布裤子，这是十分平常普通的衣服，但不知为什么穿在这个少女身上，竟然如此出效果：胸脯高耸，柳腰纤细，即便裤腿如此肥大，但依然掩饰不住少女优美的下身曲线。再看少女的脸庞，两腮微红，一双大眼睛清澈如深秋的水潭，夺人魂魄；面色白里透红，光彩照人。平田一夫就那么呆呆地站着，痴痴地望着，足足望了五分钟！

红衣少女看到关东军大尉平田一夫的时候，非常镇静，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惊慌与恐惧，她好像还有意地把身体的姿势从容地调整了一下，使原来由身体的侧面对着平田一夫，改为正面与平田一夫相对，把自己的整个前身及面容完全暴露在平田一夫的视野之内，以期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平田一夫色迷迷的目光久久粘在少女的脸上和身上。

“真正的花姑娘！”

平田一夫下意识地、完全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说完之后，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角上的涎水，两臂前伸，迈开两腿，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开始接近红衣少女。当他走到距红衣少女只有五步远的地方，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微微颤栗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在他以往的经历中，当他扑向某一个中国女人的时候，她们无一例外地近乎疯狂地奔逃而去，其结果是或者被他追上加以强暴，或者侥幸逃脱，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女性如此从容地等待着他的接近。平田一夫下意识地一边把手伸向腰间的指挥刀柄，一边定神去看红衣少女的表情，只见她两手空空，依然站在那里，还把头微微低下，脸上涌起云霞般羞涩的绯红。

平田一夫大尉实在经受不住这漂亮少女的诱惑，又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真正的花姑娘的干活”，两眼放射出绿荧荧的光来，身体突然前倾，准备扑向红衣少女。就在这同一瞬间，平田一夫大尉又猛地停住了脚步：这张皎月般美丽的少女脸庞似曾相识，并且，好像还与哪一个险些致他死命的女人相似！就在平田一夫开始在记忆中搜寻某一个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中国女人，而停住了脚步的时候，红衣少女突然抬